



淡然在生活之间——刘明孝和他的静物画 As Light as Life ●张浩

我和明孝是同学。同学间凡是男生大都叫他“明孝”，以示亲热，明孝也总是答应得脆生生的。他的画上，总是签着“明孝”两个字，每个签字都那样亲切平和，就象他惯常示人的平和微笑。他的电子信箱当然也是用“明孝 (mingxiao)”作为用户名。习惯就象淡淡的流水，不知不觉间总呈现出一样的波纹，却少有人注意。

直到一天，有人根据那签名提出了“明孝流”的说法，对其作品的艺术独创性用一个固定词语来定位，可以理解为“给予了较高评价”，明孝本人也还是淡然处之。

“名可名，非恒名”，与其对应的是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此前已有艺林名家把他的画归为“新形态中国画”，有人说技法，有人

论材质，有人道传承，有人叹创新。真是“前人之述备矣”。而我看明孝的画，不需要专门去“解读”，平和的形态与明澈的色彩，古典的韵板和现代的歌风，诡计般地生成在同一个空间，一瞥之间，往往令我忘记了身在何处，仿佛对着一扇豁然而开的窗户，又像撞见一宗天地之间的小小隐秘，奇异的美丽让我总产生一种密密麻麻的小激动。

对于艺术欣赏如我之流的门外汉，题材似乎是不能不问的。《瓶花系列》里，有梅、莲、芍、棠百家花影，有静敛在花下的瓶，还有似乎总少不了的椅子。一花、一瓶、一椅，多么常见的物件，却又似乎只是装饰性的符号，她们就放在那里，她们似乎又溶化在另

- 3、瓶花 丙烯 刘明孝
- 2、瓶花·葵 丙烯 刘明孝
- 3、瓶花·莲 丙烯 刘明孝



一个地方。她们在表演魔术，色泽的气质从薄雾中浮出来，疏疏落落地搭建了一个世界，那里暗香浮动，气韵氤氲，仿佛始终滴落着不可触及的离泉之水。另一个世界的天气如何？花朵在椅子的空场里是怎样地屈伸呼吸？无根的花枝在瓶中菁菁挺立，在瓶中那看不见的水上，展现着似乎是“前所未见的事物的真谛”（庞德语）。意象的神秘就在物件的平凡间闪现光芒。那么，神秘会是题材后面的题材吗？“玉台挂宝镜，持此意如何”？几乎每幅瓶花上都有些许落叶正在飘离，它们就像一个个指针，题签着一个个过程瞬间，那是“悠悠日动江，漠漠春辞木”的季节写照，还是感觉“四周吹拂着寒冷而亲切的风（威廉斯语）”的力量认知？可是当你真的看过了系列中已完成和未完成的作品，你会发觉那每一个瞬间都指向同一个抽象的时刻，事实上那很哲学，而非艺术。

因为所有这些“画感”，加上一些事务性的动因，我曾夜访其家。在明孝位于四川美院的新家，我（又）看到了椅子。高中时期我到过他在自贡贡井老街的家中，那里紧邻着百年历史，古色古香而又黯淡了繁华的南华宫，那里青石路面悠然笃实，那里青檐斗拱余韵流风。我们曾经对坐在他家那对产自清代的椅子上，喝着些茶水，谈着些事情，特别是抒发一些八十年代初期特有的高考生情怀，如

今想来有一种隔世之慨。时至今日，当年谈话时一些细小的心情状态我都还记得清楚，独独那椅子我早就忘怀了。但是明孝把它们搬了来，放在了自已画室一样的家中。那个晚上开始，我明白，原来明孝所有作品的题材就是——美，它来自于那从小就开始生长的独特的艺术情感。就象早上八点时钟会敲响八下，明孝对于这椅子的透视也一样，不多也不少。于是瓶花始终摆在明孝的椅子上，也始终摆在关于美的种种表达中，“一只仙果，不产自仙山，产在人间”……明孝爱美，至今他的画作多以唯美的倾向示人。中国画专业毕业而又以教授中国画为业的明孝，运起油画技法，运起丙烯颜料，离开宣纸，在画布上画起心中的椅子。一扇新窗打开了，明孝久久淹留在学院之中，这里似乎是中国当代画家的宿命般的、必经的前沿。天天浸淫在几乎所有美术形态的融合状态里，明孝把自身融通而不拘泥的个性结合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，他的综合功力使他游刃有余，在全新的表达上最好地运用出来了。

对于刘明孝的画作进行评判，用诸如材质、流派、地域、题材……这些常用的尺度体系工具已经不能简单臆集，来作成某种旧有的程式化归类，迟来的理论在生动的画作前显得苍白！刘明



1、瓶花·黄 丙烯 刘明孝
2、瓶花·碧 丙烯 刘明孝

孝的作品就这样逐渐变成了别人口中的“明孝流”。在重庆黄桷垭特有的天空下，二十年来，一个人心无旁骛地画出自己的心灵，那些色彩渐渐更加明澈、灵动，那些被提纯出来的画本似的经典，却始终显示着另一种浸染，另一种融合，具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元素。究其本源，明孝的所有作品始终发自他的美丽世界观，而且也忠实于他的美丽世界观。

我看“明孝流”，不外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取向：首先，“明孝流”是一个模糊的评价，它超脱了传统国画和西洋画的界限争论，它是“这一个”画家忠实的境界，十分个人化的，同时又更加追近了艺术的本源。其次，画框装饰、方型构图，这是因兼容而衍出的时代产物，试想在今天效率化的公寓中，在仅有3米高的天花板下追求原有的立轴、横披等装裱方式，确实是一种不够实际的裁度。最后，这是一个青年艺术家打破程式化樊笼，突破传统文化语境的一次进军。面对强大的传统，一个人如何能够掌握足够的利器，才能用如此典雅、静穆、中正、平和的表达来进行一项深具实验性的工作？答案就在明孝的坚持中，他坚持的宗旨说来十分简单，“真切地表达内心”（刘明孝《真切地表达内心》，《美苑》1997年第5期）。

明孝爱美，爱得很单纯。从童年到今天，他始终有着那种在这

个时代几乎绝迹的单纯的观点、单纯的人生。三十岁以后，他整个人更是从外形到精神都渐次回归，从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，重新回到明躬在胸的澹泊状态。他也开车上路，在高速公路上，在时空巨变中，他还是那个穿着整洁随意、开朗多笑的画家。他开办画展，在城市中间逡巡，而最近，我真羡慕明孝心中始终有那把椅子。在他的画作《忆梦》中，两只鹤在月影下的山林间快速飘逸，我仿佛看见：一个灵魂和我们祖先的灵魂在月下打了一个照面。我知道，在那时他也画出了我的、我们许多人的同样的梦境。而我则因为无法活画出它来，而近乎失去了它。明孝是幸运的，他单纯地拥有着他的梦。

“明孝流”和它的创造者刘明孝都还在路上。围棋中的“某某流”大多用于开局的表述，我衷心地希望他和他独特的“明孝流”能够再次给世界带来那些密密麻麻的、小小的激动与惊喜。“是什么东西拂过我的心，它是世上罕有？上苍把警视给予人们，让他们观看事物不要太近（弗罗斯特语）”。在歆慕明孝的椅子很久之后，我也在家中摆上了一张黄花梨的明式椅子，经常把自己扔在椅上，冀望同样可以聆听天籁的声音。尽管看来还很遥远。

第三届中国油画展作品选登

1、野草滩物语 油画 陈树中
2、火车从那年夏季开来 油画 马一丹



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●王林

我们已无法用单一的概念来描述“川美”及重庆油画的创作倾向。但从比较中可以看出，这里的画家仍然有自己的特点。就大多数作品而言，重庆油画还是比较倾向于内心化，直接的体现是使用表现性语言的画家居多，时间性、体验感较重，间接的体现是抽象作品更少。

也许，对一个城市而言，一次展览不过是一个创作的节点。艺术在今天代表了人存在的某种状态。这种代表通过个别及个别之间的方式实现，由此一个时代的秘密向我们敞开。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进入时代，从此一意义上讲，油画不存在一个终结不终结的问题，只存在另一个问题，即油画家如何面对我们生存与生活的时代。

